

人间真情
renjianzhenqing

漫漫回家路，切切归乡心

曹
风年味渐浓
李若生 摄百味人生
baiweirensheng

解馋的春节

孔金泉

像我这个年龄的人，记忆都封藏在胃里，春节也就成了一年中最大的慰藉。

“君子远庖厨”，我做不到，看着大人磨刀霍霍，我也跃跃欲试。养了一年的公鸡不再引吭高歌，从父亲生疏了一年的连贯动作，它应该能够解读出来一点点什么，不再趾高气扬，脖颈上的毛被清理干净，然后一刀封喉，血咕噜冒出来，又像是它发出的最后的呢喃。择毛归我，热水浇淋，鸡毛就会应声脱落。我却无法耐着性子把绒毛一一去除干净，只能在父亲的嗔怪中一次次返工。

其实，我趋之若鹜的是烧锅，火膛熊熊，什么都会在它的饕餮大嘴中被吞噬掉，火舌翻卷，好像里面有一只舞动的火凤凰。随着锅盖被蒸汽顶开，我的胃也躁动起来，藏着一只小鹿。母亲用筷子插一块肉，让我尝尝熟了没有。我顾不得淋漓的油汁就往嘴里塞，肉香扑鼻，“熟了，熟了。”“欠点火候。”“再加一点盐。”好像是我一个专业的品菜师，可以定论。我知道，那是妈妈在喂我肚子里的馋虫。因为，这些肉都是春节待客用的，煮完以后，就束之高阁了。

等炉膛暗下来，我会把红薯丢进去，用灰埋上。待红薯的甜香冒出来，再扒出来，大快朵颐。这个过程中一定要耐住性子，扒得早了，红薯会被“气死”，再也烤不熟了。烤红薯要趁热吃，热与甜互相加持会让味道翻倍。吃完红薯，我成了李逵。

时候，家里还能有肉吃。

忙完这些，就该做豆腐了。黄豆必须仔细挑拣，只选颗粒饱满的。黄豆挑好后，拿去准备好的红纸。我负责裁纸，其他的交给母亲和姐姐来完成。

母亲打来电话，说等我回家后再杀年猪。我抬头看看墙上的挂历，才发现竟然到了农历腊月。

久居城市，对时令的概念越发模糊。就像现在，腊月悄无声息地来临，城市里车水马龙依旧来去匆匆。而在乡村，一进腊月的门槛，家家户户便开始着手准备一年之中最盛大的节日——春节。

杀年猪、扫房屋、做豆腐、写春联、剪窗花……乡亲们忙碌并快乐着。我这个离乡多年的游子，对故乡的草木农舍、俚语习俗，只剩下儿时的记忆。

扫房屋，对于乡亲们来说，是腊月里的头等事。周末的清晨，母亲早早地把我叫醒，让我们帮忙将棉被、绒衣等搬到院子里晾晒。母亲则戴上草帽，用芦苇扎成笤帚，绑在竹竿的顶端，仔细清扫包括房梁在内的每个角落。

姐姐坐在板凳上，认真地将被罩拆下，拿去给母亲清洗。在家乡，这叫“扫年”，寓意着把旧年的晦气一扫而光，干干净净喜迎新春。

“扫年”之后，就着手杀年猪、做豆腐、制作鸡鸭鱼肉了。母亲一般会在腊月月中旬把屠夫请到家里，宰杀年猪。当天晚上，家里会用大锅焖烧新鲜的猪肉，摆下酒席，宴请附近的乡亲。

除去送人的那些，大部分猪肉会被母亲用来腌制香肠、腊肉。这些香肠、腊肉可以存放很长时间，确保到了春天播种的时候，家里还能有肉吃。

母亲润泽的故乡，充满了年味。母亲的爱，也随着年味，传遍了每一个角落。

母亲打来电话，说等我回家后再杀年猪。我抬头看看墙上的挂历，才发现竟然到了农历腊月。

久居城市，对时令的概念越发模糊。就像现在，腊月悄无声息地来临，城市里车水马龙依旧来去匆匆。而在乡村，一进腊月的门槛，家家户户便开始着手准备一年之中最盛大的节日——春节。

杀年猪、扫房屋、做豆腐、写春联、剪窗花……乡亲们忙碌并快乐着。我这个离乡多年的游子，对故乡的草木农舍、俚语习俗，只剩下儿时的记忆。

扫房屋，对于乡亲们来说，是腊月里的头等事。周末的清晨，母亲早早地把我叫醒，让我们帮忙将棉被、绒衣等搬到院子里晾晒。母亲则戴上草帽，用芦苇扎成笤帚，绑在竹竿的顶端，仔细清扫包括房梁在内的每个角落。

姐姐坐在板凳上，认真地将被罩拆下，拿去给母亲清洗。在家乡，这叫“扫年”，寓意着把旧年的晦气一扫而光，干干净净喜迎新春。

“扫年”之后，就着手杀年猪、做豆腐、制作鸡鸭鱼肉了。母亲一般会在腊月月中旬把屠夫请到家里，宰杀年猪。当天晚上，家里会用大锅焖烧新鲜的猪肉，摆下酒席，宴请附近的乡亲。

除去送人的那些，大部分猪肉会被母亲用来腌制香肠、腊肉。这些香肠、腊肉可以存放很长时间，确保到了春天播种的时候，家里还能有肉吃。

母亲润泽的故乡，充满了年味。母亲的爱，也随着年味，传遍了每一个角落。

母亲打来电话，说等我回家后再杀年猪。我抬头看看墙上的挂历，才发现竟然到了农历腊月。

久居城市，对时令的概念越发模糊。就像现在，腊月悄无声息地来临，城市里车水马龙依旧来去匆匆。而在乡村，一进腊月的门槛，家家户户便开始着手准备一年之中最盛大的节日——春节。

杀年猪、扫房屋、做豆腐、写春联、剪窗花……乡亲们忙碌并快乐着。我这个离乡多年的游子，对故乡的草木农舍、俚语习俗，只剩下儿时的记忆。

母亲润泽的故乡，充满了年味。母亲的爱，也随着年味，传遍了每一个角落。

母亲打来电话，说等我回家后再杀年猪。我抬头看看墙上的挂历，才发现竟然到了农历腊月。

久居城市，对时令的概念越发模糊。就像现在，腊月悄无声息地来临，城市里车水马龙依旧来去匆匆。而在乡村，一进腊月的门槛，家家户户便开始着手准备一年之中最盛大的节日——春节。

杀年猪、扫房屋、做豆腐、写春联、剪窗花……乡亲们忙碌并快乐着。我这个离乡多年的游子，对故乡的草木农舍、俚语习俗，只剩下儿时的记忆。

母亲润泽的故乡，充满了年味。母亲的爱，也随着年味，传遍了每一个角落。

母亲润泽的故乡，充满了年味。母亲的爱，也随着年味，传遍了每一个角落。